清史稿/卷3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二十六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一百十四

► 卷三百二十八

劉藻 楊應琚〈子重英〉蘇爾相明瑞

劉藻

劉藻，字素存，山東菏澤人。初名玉麟，以舉人授觀城教諭，乾隆元年，薦舉博學鴻詞，試一等，授檢討，更名。累遷左僉都御史。圓明園工興，疏言：「園工不過少加補葺，視前代飾臺榭之觀者度越何啻萬萬？臣愚以為奢靡之漸，不可稍開。乞皇上慎始慮終，為天地惜物力，為國家培元氣，來歲諸工酌量停減。」上嘉納。遷通政使。六年，擢內閣學士。督江蘇學政。尋以高郵諸生求賑而閔，左授宗人府府丞。藻居揚州候代，有吳之黼者，以文求教，藻行，饋糟魚，受之，中途發視，得白金四百，藻畀兩淮運使硃續晫還之黼。上聞，諭曰：「如此方不愧四知！」旋乞養歸。孝賢皇后及長皇子定安親王喪，藻詣闕入見。會大學士張廷玉乞歸失上指，因獎藻，謂其知君臣休戚相關大義，以媿廷玉，加藻內閣學士銜，賜人葠二斤，命歸養母。母喪終，二十一年，授陝西布政使。

二十二年，擢雲南巡撫。加太子少保，兼領貴州巡撫。二十九年，例行大計，巡撫圖爾炳阿未至，藻疏請先期舉行，上嘉之，旋授雲貴總督。三十年，疏言：「年來木梳野匪與緬甸所屬木邦構釁，又與耿馬土司毗連。自木邦至滾弄江，應設卡防守，請於各土司就近派撥。」詔如所請。
三十一年，移湖廣總督，未行，尋奏：「副將趙宏榜等赴孟連、耿馬剿逐莽匪，鎮臣烏爾登額赴滾弄江口。臣於普洱、思茅各隘調度。 」又奏言：「由小猛崙進攻九龍江、橄

欖壩諸寨，多斬獲。惟參將何瓊詔、游擊明浩派赴整控江防禦，冒昧渡江，遇賊敗沒。」尋奏瓊詔等未死，請治貪功輕進之罪，上以「瓊詔、明浩等遇賊敗逃，又復妄言敗沒。此法所難宥，藻反稱冒昧貪功輕進，何憒憒乃爾」？詔言：「藻本書生，軍行機宜，非其所習，朕不責以所不能。至調度賞罰，並可力為籌辦，乃舛謬若此，豈堪复勝總督之任？」因左授湖北巡撫，命楊應琚往代。复諭：「應琚未至，藻當實力經理。若自以為五日京兆，致誤事機，必重治其罪！」部議奪職，留雲南效力。藻聞上怒，惶迫自殺，巡撫常鈞疏報。上令應琚至普洱，為求醫治療，傷平，傳旨逮問。常鈞旋奏藻死，上复詔責其張皇畏葸，旅襯歸葬，不得聽其家立碑書歷官事實。

三十二年，巡撫鄂寧奏言：「緬甸本莽瑞體之後。乾隆十八年，木梳頭目甕籍牙逐其酋莽打喇而自立。夷人遂呼緬甸為木梳，或呼緬，或呼莽，非二種也。」

楊應琚

楊應琚，字佩之，漢軍正白旗人，廣東巡撫文乾子。應琚起家任子。乾隆初，自員外郎出為河東道，調西寧道。巡撫黃廷桂薦其才，高宗曰：「若能進於誠而擴充之，正未可量也。」累遷至兩廣總督。先後疏請練水師，籌軍食，修漓水、陡河堤壩，貯柳、桂、慶、梧餘鹽，皆如所請行。暹羅貢使毆傷通事，其國王鞫實，擬罰鍰，遣使牒禮部。應琚曰：「屬國陪臣無上交。」好語諭遣之，稱旨。二十二年，移閩浙總督。二十三年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二十四年，移陝甘總督。疏言伊犁底定，宜先屯田，留兵五千墾特諾果爾、長吉、羅克倫。復以陝、甘非一督能治，請更西安總督為川陝總督，四川總督為巡撫，甘肅巡撫為總督，上遂命應琚督甘肅，陝西提鎮受節制，進太子太師。嘗募巴爾楚克回戶治多蘭溝渠，墾喀喇沙爾以西各台，又增置兵備道、總兵，分駐阿克蘇、葉爾羌二城，逐為重鎮。應琚奏辦屯墾，遣兵購畜，部署紛煩；至是，疏自言其非，請因利乘便規久遠。帝嘉納，下其疏示中外。二十九年，移駐肅州，拜東閣大學士。

三十一年，緬甸大入邊，滇事棘。緬酋莽達拉自為木梳長所篡，擊敗貴家木邦，貴酋宮裏雁奔孟連。時應琚子重穀為永昌知府，誘殺之，木酋亦走。緬益橫，入犯思茅。上移應珺雲貴總督視師。應琚至楚雄，緬人漸退，師乘間收復。應琚往孟良、整賣正經界，集流亡，釐戶口，定賦稅，而令召丙、叭先俸分據之，請賞給三品指揮使。上以為能，賜珍物，官其孫茂齡藍翎侍衛。又使人誘致孟密、孟養、蠻暮令獻地，實則地懸緬境，

內附特空言。諸將希應琚指，爭謂緬勢孤，易攻取。應琚初猶弗聽，曰：「吾官至一品，年逾七十，復何所求，而以貪功開邊釁乎？」副將趙宏榜慫恿之，遂下道、鎮、府、州合議，亦謂寇勢大，邊釁不可開，總兵烏爾登額阻尤力，應琚滋不懌。

永昌知府陳大呂懼更初議，應琚乃往永昌受降，並為文檄緬，侈言水陸軍五十萬陳境上，不降即進討。緬遂大發兵溯金沙江而上。其時宏榜頓新街，卻走。應琚聞警即遘疾，上命楊廷璋往代，遣侍衛福靈安攜御醫往診；並諭其子江蘇按察使重英、寶慶知府重穀省視。比廷璋至而疾已愈，乃令諸軍進擊，總兵硃崙出鐵壁關，攻楞木，不克，寇勢益張。提督李時升告急，應琚不報。緬陽議款，遂以楞木大捷入告，而緬已漸入戶臘撒。

時總兵劉德成擁兵幹崖，飲酒高會，時升屢趣罔應。應琚遣緬寧通判富森持令箭督戰，德成始抵盞達。緬懼擊其後，潛引去，應琚仍以捷聞。緬甸復入猛卯，參將哈國興等引還，砲械多遺失，應琚又報捷；並傳令硃崙兼剿撫，陰示以和蕆事，緬果累乞和。逾歲，奏言：「緬甸酋弟卜坑率聶渺遮乞款附，懇予蠻暮、新街互市。」上察其偽，數訶責。嗣木邦告警，國興軍抵蠻暮，寇★K4退，應琚又以復新街奏。上視所進地圖，疑寇既屢敗，何以尚據內地土司境，降旨駁詰。會福靈安先被命廉軍事，具言宏榜諸人失守狀，應琚亦劾德成等遲留不進，於是俱逮問，而以楊寧為提督，且以應琚不勝任，召明瑞代統其軍。明瑞至，首發其欺罔罪，謂誤木緬別為一事尤妄誕，鄂寧亦糾其掩敗為勝。應琚恐，乃上言大舉徵緬，調湖廣、川、滇軍五萬，五路並進，請敕暹羅夾攻，朝論皆斥之。未幾，詔逮問，賜死。重穀亦坐笞殺人，棄市。

重英初至雲南，隱以監軍自居，嗣為鄂寧所劾，命以知府從軍。明年，軍士患飢，緬嗛詐媾和，參贊珠魯訥遣重英往報，被執。上以重英且降緬，下其子長齡獄。已，緬歸俘卒，賚貝葉書，附重英書乞罷兵，拒弗納。四十一年，緬出都司蘇爾相議和，仍弗許。五十三年，緬聞暹羅受封，乃款關求貢，並還重英。重英陷緬後，獨居佛寺逾二十年，未改中國衣冠。上大悅，進道員，釋長齡出獄，比以蘇武之節，御製蘇楊論旌之。俄，病卒。

蘇爾相

蘇爾相，甘肅靈州人。自行伍從征緬甸、金川有勞，累遷雲南奇兵營都司。三十五年，雲貴總督彰寶以緬甸表貢久不至，遣爾相齎檄往諭，被留，迫使上書阿桂申表貢之議。上謂爾相且降緬，命甘肅疆吏執爾相妻孥致京師，子一、女二死於獄，妻死於道。四十

一年，緬始送爾相還。上命阿桂傳諭，令其詣京師，引見，授游擊，賜詩亦比以蘇武。累遷騰越鎮總兵，兼署雲南提督。卒。

明瑞

明瑞，字筠亭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承恩公富文子。自官學生襲爵。乾隆二十一年，師徵阿睦爾撒納，明瑞以副都統銜授領隊大臣，有功，擢戶部侍郎，授參贊大臣，於公爵加「毅勇」字，號承恩毅勇公。二十四年，師徵霍集占，復有功，賜雙眼花翎，加雲騎尉世職。師還，圖形紫光閣，擢正白旗漢軍都統。二十七年，出為伊犁將軍，進加騎都尉世職。

三十年二月，烏什回為亂，駐烏什副都統素誠自戕，亂回推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為渠，拒守。明瑞遣副都統觀音保往討，而帥師繼其後。烏什回二千餘出禦，明瑞與觀音保力戰破之，奪砲台七。賊入城，師合圍。明瑞疏陳素誠狂縱激變，及參贊納世通虐回民，阻援師，副都統弁塔哈掩敗妄奏諸狀，上令尚書阿桂至軍，按誅納世通、弁塔哈。賊夜襲我軍，我軍訶知之，預為備，射賴黑木圖拉殪，賊擁其父額色木圖拉為渠。明瑞以兵六百餘夜攜雲梯薄其城，不克，則毀其堞，且斷汲道。賊待阿富汗援不至，乃縛獻額色木圖拉等四十二人降，明瑞悉斬之，其脅從及婦稚萬餘送伊犁。烏什平。上以明瑞得渠魁，未詳鞫為亂狀，亂回至圍急始縛獻首惡，不可輕宥，所措置皆不當，與阿桂同下部議，奪職，命留任。旋條上善後事，如所請。

是時緬甸為亂犯邊，總督劉藻戰屢敗，自殺。大學士楊應琚代為總督，師久無功，賜死。三十二年二月，命明瑞以雲貴總督兼兵部尚書，經略軍務。明瑞議大軍出永昌、騰越攻宛頂、木邦為正兵，遣參贊額爾登額出北路，自猛密攻老官屯，會於阿瓦。十一月，至宛頂，進攻木邦，賊遁，留參贊珠魯訥、按察使楊重英守之，率兵萬餘渡錫箔江攻蠻結。寇二萬，立十六寨，寨外浚溝，溝外又環以木柵，列象陣為伏兵。明瑞統兵居中，領隊大臣扎拉豐阿、李全據東山梁，觀音保、長青據西山梁。賊突陣西出，觀音保、長青力戰，明瑞督中軍進，殺賊二百餘，賊退保柵。明瑞令分兵為十二隊，身先陷陣，目傷，猶指揮不少挫。賊陣中群象反奔，我兵毀柵進，無不一當百。有貴州兵王連者，舞藤牌躍入陣，眾從之，縱橫擊殺，馘二十餘，俘三十有四，賊遁走。捷聞，上大悅，封一等誠嘉毅勇公，賜黃帶、寶石頂、四團龍補服，原襲承恩公畀其弟奎林。扎拉豐阿、觀音保勸明瑞乘勝罷兵，明瑞不可。

師復進，十二月，次革龍，地逼天生橋渡口，賊踞山巔立柵。明瑞令別軍出大道，若將奪渡口，而督軍從間道繞至天生橋上游，乘霧徑渡，進據山梁。賊驚潰，浮戫二千餘。復進至象孔，糧垂罄，欲退，慮額爾登額師已入，聞猛籠土司糧富，且地近猛密，冀通北路軍消息，乃移軍猛籠。賊尾我軍後，至章子壩，我軍且戰且行。明瑞及觀音保等殿，日行不三十里，至猛籠已歲除，土司避匿，發窖粟二萬餘石。駐三日，復引軍趨猛密，人持數升粟，焚其餘積。賊躡我軍行，至夕駐營，初相距十餘裡。賊诇我軍飢疲，經蠻化，我軍屯山巔，賊即營山半。明瑞謂諸將曰：「賊輕我甚，不一死戰，無　焦類矣！賊識我軍號。明旦我軍傳號，若將起行，則盡出營伏箐待。」明旦賊聞聲，蟻附上山。我軍突出發槍砲，賊反走，乘之，斬四千有奇。自此每夜遙屯二十里外，明瑞令休兵六日。賊柵於要道，我軍攻之不能拔，得波霎人引自桂家銀廠舊址出。上聞明瑞深入，命全師速出。詔未達，三十三年正月，賊攻木邦，副都統珠魯訥師潰自戕，執重英以去。額爾登額出猛密，阻於老官屯，月餘引還。繞從小隴川緩行，巡撫鄂寧檄援，不應，於是明瑞軍援絕，而賊自木邦、老官屯兩道並集。二月，至小猛育，賊儱聚五萬餘。我軍食罄，殺馬騾以食；火藥亦竭，槍砲不能發。明瑞令諸將達興阿、本進忠分隊潰圍出，而自為殿，血戰萬寇中。扎拉豐阿、觀音保皆死。明瑞負創行二十餘裡，手截辮髮授其僕歸報，而縊於樹下，其僕以木葉掩屍去。

事聞，上震悼，賜祭葬，謚果烈。建旌勇祠京師，諸將死事者扎拉豐阿、觀音保、李全、王廷玉，命並祀，珠魯訥以自戕不與。額爾登額及提督譚五格坐失機陷帥，逮詣京師，上廷鞫，用大逆律磔額爾登額，囚其父及女，並族屬戍新疆；譚五格亦棄市，而以其明日祭明瑞及扎拉豐阿、觀音保，上親臨奠。

明瑞無子，以奎林子惠倫為嗣，襲爵。自侍衛累遷奉宸院卿。嘉慶初，剿教匪湖北，自荊門、宜城逐賊入南漳山中，賜玉搬指、荷包；复逐賊至長坪，射賊渠，殪，餘賊兢集，中槍死，賜白金三千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藻起詞科，以廉被主知，陟歷中外。應琚持節臨邊，著聲績。要皆不習軍旅，措注失條理，事敗身殉。明瑞深入，度敵不可勝，遣諸軍徐出，而躬自血戰，誓死不反顧，功雖不成，忠義凜烈，足以警敵矣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

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